

西南官话与汉语普通话语法的相关研究*

一 后缀词“门(们){men}”与“么{me}”的对比

韩一** · 金炫兑***

【目 录】

- | | |
|---|---|
| 1. 绪言
1.1 方言使用的现状
2.2 研究的方法和目的
2. 研究背景与资料
2.1 官话与西南官话的定义
2.2 西南官话语法的先行研究
2.3 研究资料 | 3. 后缀词“门(们)”与“么”的分析
3.1 西南官话中的“们(们){men}”
3.2 普通话中的“么”
3.3 后缀词“门(们)”与“么”的对比分析
4. 结论 |
|---|---|

【摘要】

西南官话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湖北、湖南、陕西、江西等9个省区，使用人口约27,000万人，是官话方言里分布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区，语音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古入声字今读阳平）。方言研究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上，对语法方面的关注较少。西南官话的研究亦是如此。西南官话语法研究中，1986年东京外国语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的《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是极具代表性的。本研究主要将《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中语法现象与汉语标准普通话进行对比分析，以西南官话为中心，找出汉语普通话与方言语法上的异同，既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方言，让更多人关注和使用方言，以保护方言和其衍生的文化，又希望能够通过和普通话的对比，重

* 本文曾在韩国中语中文学会秋季国际学术会议（2020年11月21日）上发表，会后内容添笔修改而成。

** (F. A) 釜庆国立大学中国学科博士课程 (hanichi_hy@naver.com)

*** (C. A) 釜庆国立大学中国学科教授 (dochtkim@pknu.ac.kr)

新审视全民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

【关键词】西南官话；汉语标准普通话；语法；后缀词；对比研究。

1. 绪言

1.1 方言使用的现状

90年代出生的四川人都是在方言的环境下成长，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不会说方言的现象。但是，随着汉语标准普通话的推广，电视广播都使用普通话，课堂上老师必须说普通话，而公共场合说普通话机会越来越多。为了跟不同地区的人交流，越来越多的方言使用者开始使用普通话。普通话的推广，毋庸置疑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下一代，201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即使生长在四川，父母亲友都是四川人，也逐渐丧失说方言的能力。一部分孩子能听懂，但是不会说，一部分孩子甚至连听都困难。

四川方言逐渐走向消亡，这是中国方言使用现状的一个缩影。其他地区的方言也是一样，逐渐被汉语普通话所取代。一方面，普通话的推广确实能够消除提高国民素质，消除地域之间的语言障碍，促进地域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普通话的推广普及，让方言作为交流的作用减弱，并且让方言区的方言使用者对方言产生抵触情绪，方言逐渐在消失，与之相关的文化也跟着在消失。此时，研究方言，保护方言在中国语言研究中变得尤为重要。

1.2 研究目的和方法

一直以来，方言研究在汉语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最早的方言研究应该追溯到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谢留文(2009)中指出：汉语方言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出现，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纵观目前为止的方言研究，不能难发现汉语的方言研究一直局限于方言语音和词汇方面，尤其语音的研究比重很大，而方言语法相关的研究很少。究其原因，陆俭明(2004)列出了如下三条。第一、方言语法远比方言语音和方言词汇难调查，难研究。第二、方言的语法虽然规则性很强，但是比语音更复杂，奥妙无穷。其中的错综复杂和精细奥妙之处，非母语方言者难以体察。第三、普遍认为普通话的语法规则也适用于汉语方言，因此没有

研究的必要。

方言语法研究虽然困难,但是是汉语语言学,汉语语法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稿选取西南官话为研究对象,对其常用的后缀词“门(们){men}”进行语义和语法的分析,并与汉语标准普通话的后缀词“么”进行对比。选取西南官话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有三点:第一、西南官话是作者的母语,作者能够更好地更充分地理解和分析西南官话;第二、西南官话的分布是汉语方言中最广,而且使用人口也是最多,具有代表性;第三、从西南官话的特征来看,语音上保有惊人一致性(古入声字今读阳平),语音相关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语法相关的研究少,缺乏系统性。本稿的研究方法是先提出如下假设:普通话中后缀词“么”的用法完全适用于西南官话“门(们){men}”。再利用研究资料(下文将详细解说)分别找出西南官话后缀词“门(们){men}”与汉语普通话“么”的例句,并进一步语义和语法上的分析,论证假设。另外,本稿还对西南官话母方言者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补充说明分析结果。最后得出结论,提出研究展望。本稿的研究目的主要是通过对西南官话的后缀词“门(们){men}”与汉语普通话“么”的对比分析,打破长久以来汉语普通话语法规则都适用于方言的陈旧观念,从后缀词入手,对西南官话的语法进行系统地分析整理。通过对西南官话语法的研究,希望让更多人关注逐渐消失的方言,以及与方言息息相关的文化。

2. 研究背景与资料

2.1 官话和西南官话的定义

官话,又叫做官话方言,是中国汉民族共同语——汉语标准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使用人口达8亿6163.5万,约占汉语总人口数的71.4%。除上海市、广东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非汉语分布区)、香港、澳门、台湾以外,其他省、区、市都有官话方言分布。《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等1960)根据语音特征把官话方言划分为下面四个次方言:北方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官话分为八区,即东北官话区、北京官话区、冀鲁官话区、胶辽官话区、中原官话区、兰银官话区、西南官话区、江淮官话区。

西南官话,简而言之就是西南地区的方言。西南官话分布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湖北、湖南、陕西、江西等9个省区,使用人口约27,000万人,是官话方言里分布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区。语音上的特点是古入声今读阳平。

2.2 西南官话语法的先行研究

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和区域划分等方面,西南官话也不例外。李蓝先生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六十年来西南官话的调查与研究〉对西南官话的语法研究作出了如下总结。

西南官话的而语法研究比较活跃,研究的问题设计语气词的用法、句法成分、否定词和否定句、虚词的用法等方面。

1983年汪平先生发表〈贵阳方言的语法特点〉,讨论贵阳方言中的“倒”和“起”,从此“倒”和“起”逐渐成为学术的热点。1990年喻遂生在〈重庆方言的“倒”和“起”〉中,说明了重庆话中“倒”和“起”的各种用法。1991年张清源在〈成都话的动态助词“倒”和“起”〉中,用动词义类结合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成都话的“倒”和“起”,将“倒1”(动态持续)、“起1”(静态持续)分析为动态助词,把“倒2”和“起2”分析为补语。1997年李蓝在〈大方话的“到”与“起”〉中,比较了大方话中“到”和“起”在不同词类、不同句式中的用法的异同,并用方言对比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证明“倒”的本字就是“到”。2014年杜军、张潇月在〈四川方言“得”的语法化及其进程〉中,从语音语法化、形态句法语法化及功能语法化三个方面探讨四川方言“得”与“得撒”均可表达许可等含义,且使用频率几乎相等,这一发现为全面探析“得”的语法化提供了路径。

此外还有,2017年〈西南官话“晓得”的语法化——兼论“晓不得”〉、2020年〈罗田方言介宾补语式的介引成分“得”〉等论文。

以上的先行研究都是对个别语法现象进行的研究,对西南官话语法进行整体的系统分析和整理的研究较少。现有的对西南官话的语法进行系统整理的研究有1986年在日本出版的《西南官話文型の記述》、2001年出版的《成都方言语法研究》。

从以上先行研究中不难发现,西南官话先行研究主要就西南官话语法本身进行探讨,并没有涉及对其与汉语标准普通话的异同的探究。本稿在对西南官话语法本身的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注目于西南官话与汉语普通话语法的差异,对一直以来普通话的语法规则也适用于方言这一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并旨在从后缀词“门(们){men}”出发,系统地对西南官话的语法与汉语标准普通话进行对比分析。

2.3 研究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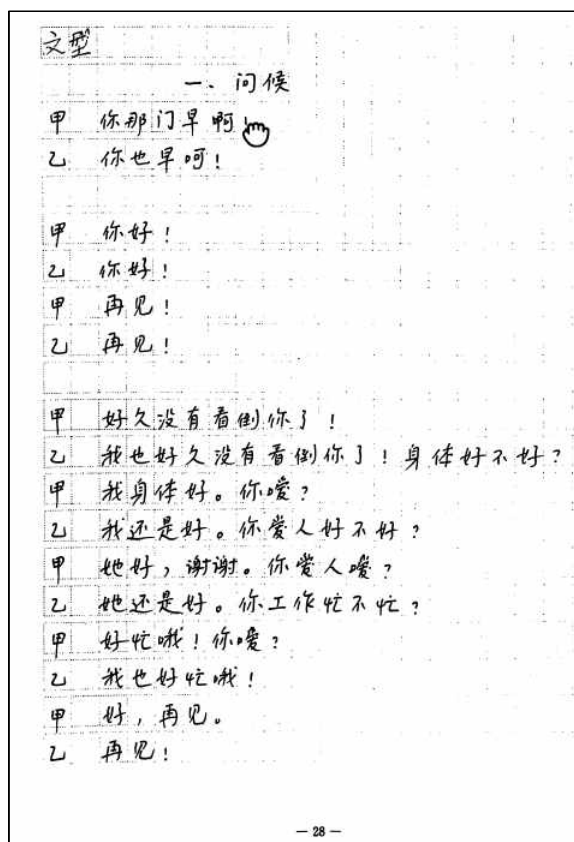
为了分析西南官话后缀词“门(们){men}”,本稿从《西南官話基本句型的记述》和

综合性语料库:BCC语料库中找出例句进行分析。另追加问卷调查的方式,整理西南官话母语这对后缀词“门(们){men}”与“么{me}”使用情况。

2.3.1 《西南官話基本句型の記述》

这本书中文可译作《西南官话基本句型的记述》,由马真、桥本万太郎、今井敬子、喜多山幸子、太田斋合著。选取的是位于四川省南充市的方言语料。本书开头对西南官话的发音进行了概括,并列出了详细的音节表,虽然是一部语法方面的著作,但是对南充地区语音的研究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全书共有11个情景对话,每个对话,都有对应的发音表记,并附有日文翻译。随后对例文中词汇和语法进行分析,并附有西南官话语法练习的题目。

这本书,看似是为了日本人学习西南官话而写的官话教本,实际上是一部系统地介绍和分析西南官话语法的专门著作。对句法结构分析仔细透彻,并且总结了句型类型。是一部介绍和分析西南官话的语法的高水准著作。



<图1>
《西南官话基本句型
的记述》的例文

2.3.2 汉语综合性语料库:BCC语料库

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LCU Corpus Center, 简称BCC)是以汉语为主、兼有英语和法语的在线语料库,是服务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应用研究的在线大数据系统。BCC语料库总字数约150亿字,包括报刊(20亿)、文学(30亿)、微博(30亿)、科技(30亿)、综合(10亿)和古汉语(20亿)等多领域语料。

BCC语料库主页: <http://bcc.blcu.edu.cn/>

目前方言相关的语料库存在语料库数量少,收录内容少,搜索不便,以口语为主的问题。本稿选取的BCC语料库虽然不是方言的专门语料库,但是其中收录了微博的30亿字,其中也包含了方言使用者的语料。



<图2> BCC语料库检索界面

2.3.3 样本问卷调查

为了更充分地论证提出的假设,本稿还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对西南官话母语者进行了样本问卷调查。

- I. 问卷方式: 网络问卷(通过微信软件的问卷链接)
- II. 问卷类型: 样本抽查
- III. 问卷对象: 西南官话区母方言者
- IV. 问卷内容如下:

本调查目的是了解西南官话区的方言的实况，对方言语法进行研究分析。本调查使用的：“们（们）{men}”，不表示复数意义，并且“么”也不用于句尾表示感叹或者疑问。（例如，这么，那么，多么，这门（们）（men），那们等）。

您平时使用“么”吗？（使用，不使用）

如果您使用，可以组一些常用的词吗？（尽可能多地写）

您平时使用“们（们）{men}”吗？（使用，不使用）

如果您使用，可以组一些常用的词吗？（尽可能多地写）

本稿总共获得30份问卷调查的数据，其中26份问卷结果符合本稿探讨内容。本稿会在下一章节对这些数据进行详实地分析。

3. 后缀词“们(们)”与“么”的分析

3.1 西南官话中的“们（们）{men}”

“们（们）{men}”在西南官话中没有特定的汉字。汉语大辞典对“们”与“们”的解释分别如下：

◆ 们（們）men

【助】

① 用在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面，表示复数。如：孩子们

② “么”的变音字

李逵道：“这们睡，闷死我也。”——《水浒传》

◆ 门（門）mén

① 建筑物的出入口，又指安装在出入口能开关的装置：门儿。门口。开门见山。

② 形状或作用像门的东西：电门。

③ 途径，诀窍：门径。门道儿。

④ 旧时指封建家族或家族的一支，现亦指一般的家庭：门第。门风。门楣。

⑤ 事物的分类：分门别类。

⑥ 宗教的教派或学术思想的派别：教门。门徒。

⑦ 量词：一门大炮。

⑧ 姓。

本稿是对作为后缀词“们(门){men}”进行分析,不涉及其作为助词用在名词后表示复数含义的部分。

在《西南官話基本句型的记述》中,“们(门){men}”的用法一共出现四处,如下:

例-1. p.28 你那门早啊! Gni na-men dzao a?

例-2. p.150 哪这门巧嘛! na nen-men qiao ma!

例-3. p.206 哪门卖的? Nang-men mai di?

例-4. p.240 你哪门的? Gni nang-men di?

这本书中使用“门”字,音是{men}。现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用“们”字来标记。这本书中罗列出的“们(门){men}”作为词缀的用法,几乎涉及了西南官话中的全部总类¹⁾。这、那、哪(哪)。另外,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可知,在西南官话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很+们(门){men}”的用法。

例-5. 我那天买的时候纠结了很们很们久买那种。

例-6. 刚才在滨江路看一个很们帅的警察哥哥临检。

例-7. 其结果是们们过高,超过了刘乃应付的投资额,产品还未生产出来,就使自己变成了债务人。

本稿的例1~4分别摘自《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的第28页 / 第150页 / 第206页 / 第240页。由于《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中,没有关于“很+们(门){men}”的记述,本文利用语料库进行例句的查找。在BCC语料库中检索“很+门”之后,得到三个例句,都是表示“很”和“门”各自含义的例句,不符和本稿探讨的内容。于是再用“很+们”来检索,在“微博”这一搜索项得到符合本稿探讨内容的例句,也就是例5~7。

3.2 汉语标准普通话中的后缀词“么”

“么”在汉语的日常用语中非常常用。在第12版《新华字典》中的解释如下:

ma 繁体 麼,旧同“吗”。

1) 《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中的例文都是以今四川省南充市语音资料为基础整理而成的。

me 繁体 麼, 后缀: 怎~, 那~, 多~, 这~, 什~
yao 同“么”。

本稿只撷取作为后缀的这一用法来进行探讨。在BCC语料库中, 检索“么”, 一共有431618个结果, 本稿从中选取以下例句作为后缀的例句进行分析。

- 例-8. 那么冷的天还有人泛舟。
例-9. 如果你信命, 那么一切的偶然都是注定的。
例-10. 这口井这么深啊?
例-11. 这张桌子原来就是这么放的。

3.3 语义和语法上的分析比较

3.3.1 代名词 + “们(们) {men}” 与 “么”

例-1. p.28 你那门早啊! Gni na-men dzao a?

代名词+那门+形容词+感叹词(主谓结构)

《西南官話文型の記述》中的语法解释: 被修饰语表示某种动作或性质。修饰语时而说明行为的时间、方法, 事儿说明性质的程度。这样的修饰结构中的修饰语, 一般称作连用修饰语, 例如: 那么早(连用修饰语说明性质的程度), 这里的“早”是形容词, 表示在通常、预期、规定或实际的时间以前, 是迟或晚的反义词。“那门”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连用修饰语, 修饰后接的形容词, 强调早的程度。“那门”中的“门”可以替换成“么”, 不改变句意。

- 例-8. 那么冷的天还有人泛舟。
例-9. 如果你信命, 那么一切的偶然都是注定的。

例-8的“那么”是如此, 那样子的意思, 用来形容事物的性质和程度。替换成那门(们) {men} 也不改变句意。例-9的那么, 是然则的意思, 表示顺着上文的意思, 引出应有的结果。西南官话中, 例-9的“那么”的用法一直保留, 无法替换成那门(们) {men}。

例-2. p.150 哪这门巧嘛! na nen-men qiao ma!

疑问词+这门+副词+感叹词

“巧”，是副词，表示恰好，正遇在某种机会上。“这门”修饰后接的副词，强调巧的程度，表达刚好正好的意思。这里的“这门”也是连用修饰语修饰“巧”。此时，“这门”中的“门”可以替换成“么”，不改变句意。

例-10. 这口井这么深啊？

例-11. 这张桌子原来就是这么放的。

例-10是名词+这么+形容词+疑问词的结构，表达深的程度。这里将“这么”在西南官话中替换成“这们（门）{men}”，句意不变。例11中的“这么”那样的意思，也替换成“这们（门）{men}”语义不变。

通过以上例子可知，代词“这/那”+后缀“们（门）{men}”/“么”的情况，西南官话与汉语标准普通话是可替代并表达相同的语义，不违背“们（门）{men}”是“么”的音变字这一理论。

3.3.2 表达疑问的字词 + 们（门）{men} “与么”

例-3. p.206 哪门卖的？ Nang-men mai di?

例-4. p.P240 你哪门的？ Gni nang-men di?

例-3是“哪门+动词+的”。“哪门”，这里是疑问词“哪”+“门”，有如何，怎么的意思。这里笔者认为也是连用修饰的用法，“哪门”是对卖的的方式进行说明。此时，“门”不能替换成“么”。“哪么”无论在西南官话还是标准普通话中都不使用。整句话是在西南官话中是询问物品售价和售卖方式的意思。这里“哪门”可以替换成“怎么”。

例-4是“代名词+哪门+的”。这里整句话，结合上下文，可知是询问对方身体情况的意思。门不能单独替换成“么”，如果用普通话表达相同含义，应是“你怎么了？”。可见，“哪门”可以整体替换成“怎么”。这里的“哪门”不是连用修饰的用法。

在西南官话中还有“哪+们（门）{men}”的例子，这里的“们（门）{men}”是不能直接用普通话中的“么”替换的。但是意思是与普通话中的怎么“一样的。整个词组与”怎么“替换，不改变语义。

“哪/哪+们（门）{men} “中的”们（门）{men} “无法与”么“替换，但是整个词组都可以替换成”怎么“，表达相同的含义。从这样的例子可以知道在西南官话中，不能

说”们(们){men}“是“么”的变音字。

3.3.3 样本问卷调查的示例分析

以西南官话方言区的母语者为调查对象,得到了30份调查数据,其中有效数据26份。本小结将对有效数据进行详细地分析。

调查对象分别来自重庆市,四川省的南充市、广安市、广元市、内江市、宜宾市、绵阳市、达州市、巴中市,贵州的遵义市和广西的柳州市。

本样本问卷调查主要调查:

1. “们(们){men}”与“么”的使用情况
2. 如果使用的话,列出例词。

先来看一下本样本调查中“么”(表中记做A)与“们(们){men}”(表中记做B)与“么”(表中记做B)的使用情况。如<表1>所示。

使用A	使用B	AB都不使用	AB都使用	只用A不用B	只用B不用A
16(61.5%)	19(73.1%)	4(15.4%)	13(50%)	2(7.7%)	6(23.1%)

<表1> “们(们){men}”与“么”的使用情况

虽然样本调查问卷的份数较少,但是不推断出在西南官话区使用“们(们){men}”比“么”更多。而且有两种用法都一起使用的倾向。“么”与“们(们){men}”都不使用的调查对象有4名,占总调查人口的15.4%,他们到底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或者句子来表达“么”与“们(们){men}”的意思,还需要更深入地调查。只使用“么”或只使用“们(们){men}”的情况来看,“们(们){men}”使用者多于“么”的使用者。可以推测出在西南官话中“们(们){men}”更常用。

另外,通过样本问卷调查,得到了本稿前文未提到的如下例词。

们(们){men}:很们,黑们,浪们,恁们

这里的浪们和恁们,是西南官话区各地语音的差异而成的。都是疑问词+们(们){men},所以将其归入3.3.2 这类情况。

很们,黑们也是地域间语音差异形成的。其实它们都是表示非常的含义。本稿通过BC C语料库的检索,没有找到黑们的相关例句,但是有以下三个很们的例句,并在例7~8的基础上精简成如下例句。

- 例-12. 很们很们久
- 例-13. 很们帅
- 例-14. 很们过高

三个例句都是“很+们+形容词”，表示程度的加深，比“很”程度更深更高。例-12是“很们的重叠+形容词”。这里的“很们”也是连用修饰语，对后面的形容词进行程度说明。但是，这里的“们”不能替换成“么”。“很们”作为一个整体根据意思可以替换成汉语普通话中的“十分”、“非常”，等比“很”程度更进一步的程度副词。“们（门）{men}”是“么”的变音字的观点显然是不成立。

本稿利用语义分析和替换的方法，我们就以上的14个例句中“门（们）”与“么”分析如下。

	那门	这门	哪门(哪们)	很们(黑们)
(们)替换成么	○	○	×	×
对应普通话	那么	这么	怎么	非常

<表2> “门（们）”与“么”的分析

以上的西南官话中，后缀词“门（们）”与“么”进行对比后发现，“那门”“这门”这指示代词+门的情况下，“门”可以替换成“么”，而是词义句意不发生改变，对应普通话中的那么 / 这么。而“哪门”“很门”中的“门”不能替换成“么”，对应的普通话是“怎么”和“非常”。

4. 结论

方言的语法研究一直是非常困难的研究课题。语法虽然具有很强的规律性，但是跟语音相比，变化形式更加多样。加之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上，语法方面可供参考的前人的先行研究匮乏，这也给语法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本稿通过探讨西南官话中的“们（门）{men}”与“么”的语义和用法，旨在打破普通话的语法规则也适用于方言的传统观念，从多角度审视“们（门）{men}”与“么”作为后缀词的用法。

通过以上的西南官话的例句分析，并将后缀词“门（们）”与“么”进行对比后发现，“门（们）”与“么”用法相近，但是西南官话中后缀词“门（们）”的用法比“么”

“要复杂得多。它们前面都是加代名词的情况下，所表达的含义和用法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前面加疑问词的情况下，西南官话中“门(们)”前面的疑问词更多样，而普通话中只有“怎么”一个用法。

另外，本稿还对后缀词“门(们)”与“么”的使用情况做了问卷调查，并根据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在西南官话区，后缀词“门(们)”多于“么”的使用者，并且有混用的倾向。后缀词“门(们)”在西南官话中，前面加上表示程度的副词“很”(“黑”)等，有程度加深加深的语义。这一用法在普通话“么”中是没有的。

本稿利用大的语料库对“很们”进行检索，得到相关例句只有3句，很难通过3个例句对“很们”的用法进行准确地推断。方言语法研究的一手资料匮乏，也是方言与法研究较语音研究滞后的重要原因。方言语法调查还需要更多的文字语料。这就需要做大量的实地考察进行资料收集。另外，陆俭明教授在〈关于汉语方言语法调查之管见〉中提到了方言对比研究的必要性，这种对比研究与方言语法调查研究起着互动的作用，将大大有助于推荐汉语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

接下来的还需要实地考察，对西南官话的语料进行调查收集，为语法研究提供更丰富更具有说服力的依据。

【参考文献】

- 陈 辉，〈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6期，2010，pp. 105-113。
- 邓思颖，《汉语方言语法的参数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2005年第2次印刷。
- 杜 军、张潇月，〈四川方言“得”的语法化及其进程〉，《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03期，pp. 82-86。
- 黄雪贞，〈西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1986年第4期，pp. 262-272。
- 马 真，〈比较：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5年第2期，pp. 57-71，p. 259。
- 马 真、橋本萬太郎、今井敬子、喜多山幸子、太田斎，《西南官話基本文型の記述》，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所，1986。
- 李 蓝，〈大方话中的“倒”和“起”〉，《毕节师专学报》，1996年04期，pp. 44-52。
- ____，〈六十年来西南官话的调查与研究〉，《方言》，1997年第4期，pp. 72-87。
- ____，〈西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2009年第1期，pp. 249-257。
- 李 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年第1期，pp. 2-5。
- 林天送，〈基于语法特征的西南官话的分类〉，《语言研究》，2015年1月，第35卷第1期。

- 陆俭明,〈关于汉语方言语法调查研究之管见〉,《语言科学》,2004年3月,第3卷第2期,pp.92-98。
- 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版,2016。
- 梁德曼,《四川方言与普通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 钱曾怡,《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齐鲁书社,1982。
- 藤原優美,〈成都方言の「兒化」に関する一考察〉,《広島国際研究》,第25卷,2019,pp.61-70。
- 谢留文,〈汉语方言研究七十年〉,《方言》,2009年第3期,pp.257-272。
- 熊 進,〈成都方言における「之」の副詞化〉,《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第4号,2006,pp.39-47。
- 邢福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汪 平,〈贵阳方言的语法特点〉,《语言研究》,第1期,1983,pp.109-124。
- 王 力,《王力文集》(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 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四川方言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 王洋河,〈西南官话“晓得”的语法化——兼论“晓不得”〉,《宜宾学院学报》2017年第10期,pp.112-118。
- 徐 英、李宏娇,〈罗田方言介宾补语式的介引成分“得”〉,《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pp.105-110。
- 喻遂生,〈重庆方言的“倒”和“起”〉,《方言》,1990年第3期。
- 张清源,〈成都话的动态助词“倒”和“起”〉,《中国语言学报》,1991年第4期。
- 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成都方言语法研究》,巴蜀书社,2001。
- 钟秀芝(Adam Grainger)《西蜀方言》,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
- 朱德熙,〈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第1期,1983,pp.516-31。
-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 《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2版。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西南官话, 汉语标准普通话, 语法, 后缀词, 对比研究, 语料库				
	영문	Southwestern Mandarin, Chinese Standard Mandarin, Grammar, Suffix Words, Comparative Study, Corpus				
<div>Correlative Research on Southwestern Mandarin and Mandarin Chinese</div> <div>Han-Yi · Kim, Hyun-Tae</div> <p>Southwestern Mandarin distributes in 9 provinces, including Sichuan, Chongqing, Guizhou, Yunnan, Guangxi, Hubei, Hunan, Shanxi, and Jiangxi.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270 million. It is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and populated dialect among Mandarin dialects. The pronunciations are surprisingly consistent (Entering tone of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is now read Yangping). The research of dialect researchers mainly focused on phonetics and paid more less attention to grammar. Southwestern Mandarin is the same situ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Description of Basic Texts of Southwestern Mandarin Chinese" published by the Tokyo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1986 as the basic data, also refers to the language data of the BCC corpus, and the suffixes in Southwestern Mandarin "men" and pays attention of comparison of the suffix "Me" in Mandarin Chinese. This paper first indicates the hypothesis that "men" is not only the variant of the diacritical character of "Me" it also has a special meaning in grammar. Secondly analyzes and demonstrates the hypothesi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Basic Patterns of Southwester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BCC corpus.</p>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한일 / 韩一 / Han, Yi			김현태 / 金炫兑 / Kim, Hyun-Tae	
	소 속	釜庆国立大学 中国学科			釜庆国立大学 中国学科	
	Em@il	hanichi_hy@naver.com			dochkim@pknu.ac.kr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0.11.19	심 사 일	2020.12.01	게재확정일	2020.12.15